

萧 平

墓场与鲜花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墓场与鲜花

萧 平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墓场与鲜花

萧 平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 1/4 插页 2 字数117,000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4,000

书号: 10151·664

定价: 0.47元

内 容 提 要

早在五十年代，萧平的作品就以它清新的气息，抒情的格调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收在这个集子里的短篇小说十二篇，大都是作者近年来的新作，它们从不同的角度，反映了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，塑造了各种各样鲜明的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这些作品题材广泛，构思精巧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，其中《墓场与鲜花》曾获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目 录

驼 迹.....	1
光 荣.....	18
一 天.....	37
除 夕.....	46
于文翠.....	69
墓场与鲜花.....	78
寂静的黄昏.....	106
雾 雨.....	121
孩子和小猫.....	144
小 年 夜.....	157
招 弟.....	169
陵园守护人.....	183

驼 迹

他久久地看着杂志上的这幅画。画的标题是《大漠》。画面大部是一望无垠的沙漠，上部有一抹暗淡的夜空，一行驼迹从近景斜穿过画面消失在地平线处。画的构图极其单纯，但却蕴含着一种意境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。啊，要是没有署名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会是她的画。画幅后面有篇评论文章。从文章中得知她最近展出了组画《大漠》。除了这幅外，还有四幅是：《沙暴》、《日出》、《绿洲》、《沙蒿》。文章说她二十年来坚持深入生活，在艺术上不断创新。西北高原上的大自然，在她的笔下，以一种独特的面貌展现出来。又说，她不仅真实地表现了西北高原上大自然的面貌，而且还有力地传达出它的内在精神，一种粗犷浑朴、坚韧不拔的精神。这也是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精神。这种精神，不是长期地生活在那大自然和人民之中，是感受和把握不到的……

文章写得很好。不过他看出，作者大概并不完全知道她生活经历的实际情况，不知道她在深入生活起步时是不

自觉的。直白地说，是被迫的，痛苦的。人生的事是复杂的，“福兮祸所倚，祸兮福所伏”，任何东西所产生的结果都不只是一种。严酷的环境，压碎了弱者，但却磨砺了强者。不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她竟会是个强者。他以为她早就被高原的风暴卷倒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为此感到内疚。

他同她相识是在二十年前。那是五八年，他在边疆一个古城的S学院艺术系教书。他毕业分配到这里已经三年了。暑假中，单身宿舍楼里，许多人都回家了，显得冷清清的。他因为路远，没有回家，每天背着画夹到野外写生。边塞八月，已经秋意很浓了。一天傍晚，他从城外回来，走到南门外，见一个学生样子的年青姑娘，坐在瓮城豁口外坍塌下来的石头上，一手支着脸颊，茫然地向原野望去。原野上是一片衰草，一条泥泞的土路，路边上有几株白杨，夕阳给这一切涂上一层淡淡的黄色。他觉得这是一幅很好的画景，已经停下想打开画夹了，但又一想，天色向晚，周围又阒无一人，怕引起误会，便很快离开了。

过了几天，他到本系一位姓范的教授家去，竟意外地见这个年青姑娘在那里。现在他对她看得清楚了：她剪着短发，穿一套灰布制服，体质看去有些弱，白皙而秀丽的脸上带着抑郁的神情。她见他进来，打量了他一眼。教授指着她向他介绍道：“这是新分配来的老师，叫陈茹。”又指着她向她介绍道：“他叫辛亮，咱们系的，教油画，你们在一个教研组。”她淡淡地向他点点头，一句话也不

说，随手拿起一本书翻起来，一会便站起来告辞走了。

范教授送她出去，回来对他说：“浙江美院毕业，也是学油画的，风景画得挺好。我认识她父亲，也是搞美术教学的。”接着叹了口气说，“思想不开展，性情也有些孤僻，不然会留校的。分配到这里来，一点思想准备没有，你没有看那样子，闹情绪。刚才我正在说她。以后你多帮助她一些。”

为了排解她的郁闷，使她能够安定下来，适应新的环境，教授经常带着她出去，有时游览市区，有时参观古迹。每次都是把他拉上。这边塞的古城是很有特色的。古老的街路、店铺，操着浓重方音的市民，从街路上缓缓走过的骆驼，以及那倾圮的城楼，带着哨音的鸽群，都给她带来强烈的新鲜感。但她的心情反而更加沉郁起来。异地风光引起了她的乡愁。但他没有想到这一点，年已半百的老教授，也没有想到这一点。他们还是带着她看这看那。

一天，教授请她吃饭，把他也找去了。吃饭中间，说起昭君墓来。教授说，这是这里最有名的古迹，就是太远，等以后有机会再去吧。她听了，忽然动容了，问有多少路，他说有三十多里路。她说三十里路不远，可以骑车去。教授说，我可是骑不动，要去，你们去吧。

第二天，他们真的骑上车去了。

秋风习习，天高云淡。路上行人不多。她今天情绪好一些，竟主动同他说起话来。她问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，来这里几年了，现在在这里是不是已经习惯了；问他课怎

么教，学生水平怎么样，教油画一共有几个老师；又问他下去写生不，沙漠、草原什么样，到草原上去住哪里，草原上的狗是不是真的有毛驴那么大……他一一做了回答。当说到草原上的狗时，他笑起来，说：“哪有那么大，要是有那么大，那恐怕比老虎都厉害。”她听了，也微微笑了下。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她的笑容。

他也趁机问了她一些事，问她原籍是哪里，家里都有什么人，她们学校今年毕业了多少学生，都分配到了哪里。她也一一回答了。

说着话，不知不觉，已到了昭君墓。这是一座巨大的土冢。冢前有许多碑碣。她站在墓前，神色又黯然了。一道大河从远处流过。他指着告诉她，那就是大黑河。传说昭君在经过黑河的时候，投水自尽了。但这传说是不对的。接着便对她讲这段历史，讲了好久，讲得很详细。这是他以前来这里参观时，听一个同行的中文系教师说的。她听了，许久不语，以后说，她更相信那个传说。

过了几天，他到她屋去，见画架上竖着一幅已经画好了的昭君墓。那调子是清冷的，在暗淡的背景中，孤寂地立着一丘土墓。墓上洞穴累累，荒草萋萋。他也看到她钉在墙上的几幅从前画的画。那格调都是清冷柔弱的：烟雨迷蒙中的小舟；寒风横卷着的杨柳；积满黄叶的山路。她懒懒地，不愿说话。但他看出她还是欢迎他来的。他们相对无言地坐着。以后他来，经常也是这样。有时他们也翻看一些画册。

二
八

开学了，回家的人都回来了，宿舍楼里又充满了生气。她不与人来往，也少跟人讲话，显得形单影孤。她成天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只在打水和吃饭时才出来。走路时总是微低着头，眼光向着前面地下。吃饭也不在食堂，打上就端着回去了。这很快便引起了议论，有说她脾气怪的，有说她傲慢的。不久，流言也传开了，有说她在学校因走白专道路受到了批判，有说她受到了处分，所以分配到这里，还有说她在恋爱上受到了打击……这些议论和流言使她成了众目所瞩的人物，而这又引起了更多的议论和流言。人们都用一种好奇和探究的眼光打量着她。她感觉到了，她更加脱离人群，有时饭也不到食堂打了。

他在人们面前为她辩护，说她性格是有些孤僻，初次离开家，到这边远地方来，乍到一个陌生环境中，有些不习惯，慢慢熟了就会好的。有人还用异样的眼光看他。

他也劝告她不要这样孤僻，要接近大家，要同大家说话。她听了，沉默不语，许久才说：“有什么话好说呀！”

不久，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。全校的人都参加了劳动，有的修高炉，有的砸矿石，有的炼焦，有的炼铁。一些女教职工被分配去制造耐火土：把石缸砸碎，研成粉面。她也在这里面。当时大跃进刚开始，人们多年蓄积的热情，在运动的压力下，爆发为冲天干劲。大家忘我地劳动着。少数矫情者表现得更为积极，吃饭睡觉都得几次动员才走，而且故意穿得破破烂烂，弄得蓬头垢面，努力做出一副劳动者的样子。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，她显得更加不

协调了，更显眼了。她还是穿着平常的衣裳，而且包着头巾，戴着口罩和手套。别人都是一面干活一面说笑，她却独自一个，低着头，谁也不看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一锤一锤地，机械地砸着，一到下班的时间就走了。

对她的议论更多了，有人甚至义愤了。一天下午，下班铃响过，别人都没动，只有她走了，中文系一个女教师（一个刚留校的学生）瞅着她的背影大声说：“简直是资产阶级小姐！”院党委宣传部的一个女职员立刻接上去说：“这么几天，用了两副手套了。”又一个说：“人家是画画的手，宝贵，不好好保护还行！”

他听到了一些反映。他把这些反映对她说了。她沉着脸微皱着眉头不说什么。但第二天，他发现她把口罩和手套摘了。

大炼钢铁刚告一段落，又开始了下放一批教师到农村去劳动锻炼的运动。形势逼人，动员报告后，大家都踊跃报名，连年老体弱的也都报了名。但她却不肯报名。他听说了，去问她道：

“你报名了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都得报名啊。”他说。

“我这次不去，以后再下去。”

“那你也得报名。”

她抬起头，用一种疑惑的眼光看着他。

他对她讲，这是运动，都得积极报名。又说，报名并

不都是真心想下去。报名是个形式，谁下谁不下，得看领导上批准叫谁去。正由于是这样，所以表现要积极。

她听了，有些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干吗要这样？”

他觉得她太不更世事了。他又给她讲了许多道理，努力说服她报名。但她却固执得很，始终不答应。说：

“我要是报了名，正好批准了叫我去怎么办？我现在不想去，等下一期再去。”

他说了一晚上，也没有说服得了她。

过了几天，总支书记找她谈话了。她还是那句话：我这次不去，等下一期再去。

她是全校唯一没有报名的人。消息很快就传开了。学校领导人在大会报告中不指名地点了这事，说这是典型的“白专道路”，号召大家拔白旗，插红旗。

他为她担心、着急。报告的当天下午，小食堂山墙上就贴出了一片大字报。他忙跑去看，果然是批判她的。大多是应付公事的，但也有几篇针对她的表现，话说得很尖锐的，还有强拉硬扯无限上纲的，其中尤以中文系那个女教员写的一篇最为甚。她先引了革命导师关于劳动创造了人和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许多话，接着就批判她顽固地坚持白专道路，反对马克思主义。说大家有责任把她从白专道路上拉回来，从资产阶级臭泥坑中拉出来。

他立即去找她，不在，以后在范教授家里找到了她。她大概已经知道了这些事，而且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，感

到了压力。她脸色苍白，神情沮丧地坐在那里。教授正在对她说什么，见他进来，示意叫他坐下，接着对她说：

“人得顺应潮流啊，不能再固执己见了，这事是势在必行的，你笑着也得去，哭着也得去，与其哭着去就不如笑着去。再说，你下去接触接触生活，对改造自己的思想，丰富创作素材，都是有好处的。当然，你刚从学校出来，又是一直在南方长大，下去在生活上会有不少困难。努力克服吧，生活上的困难，咬咬牙也就过去了。”

他也努力劝说她。为了使她不把下去想得那么困难，那么可怕，他用诗情画意把农村美化了一番。她始终沉默不语，看出思想在斗争。他又说服了她许久，她才答应明天去报名。

第二天，他陪她到系总支去报了名。

很快就贴出了“光荣榜”，共批准了三十几个人，其中有她。这是他估计到的，但她却估计不足。他又同她谈了许多，她才怀着不得已的心情开始做准备。他帮她收拾东西，除了要带下去的，其余的装在两个箱子里。她说：

“你帮我送到范老师那去。”

他看着她：“放在我那吧。”

她低垂着眼睑，许久才说：“也好。”

这几天，他经常在她屋里，但两人无言相对。她下去的前一天晚上，范教授把她叫去，把他也找去了。教授又劝慰了她一番，说劳动这一关，谁都得过；又说这边塞的大自然同江南不同，气势宏伟，从美学上来讲，属于崇高

的一类，这对培育艺术家的情操和审美感受能力都是很难得的。历代豪放派的诗人都是受边塞大自然的影响的。又说，他看了她的画，虽有功力，也有意境，但失之纤弱，所以对她来说，在这样的大自然里陶冶一番是很必要的。在教授说这些的时候，他也不时插话附合。这天的一席话，她似乎能听进一些了。她问下去能不能画画。教授说，刚下去就别画了，先参加劳动。又说，重要的是观察自然，感受自然，胸有丘壑，画也就不难了。

在一个飘着清雪的日子里，把下放的三十几个人送走了。范教授和他到车站送她。老教授象关心儿女一样又谆谆嘱咐她下去要严格要求自己，要改变自己的性格，要接近群众，要克服劳动和生活中的困难，一定要坚持下来。他嘱咐她性情要开朗些，要注意身体，经常来信。她都点头答应了。

他们是下放到河套地区的。十几天后，他接到了她的信。信很长，话说得很凄苦。她告诉他，他们第二天早晨下了火车，又坐大车走了一上午才到。他们这个组分在一个三十几户人家的小队里。四个男的住在一个闲屋，她和组长（就是中文系那个女教员）住在队长家里。吃饭在大队食堂，离小队有五、六里。食堂一天三顿全是莜面，菜只有酸菜汤，卫生极差。她一口也吃不下，第二天中午勉强吃了几口，全吐了。干活是造卫星田，要深翻五尺。地已经冻了，一镐刨下去一个白印，两手震得发麻，刨不几下，连镐柄都握不住了。第一天她两只手上就打了四、五

个血泡，夜里痛得一宿没有睡好。接着又对他说，他们那个组长如何不近人情，对她如何歧视。说队长第一天就说，她们两个女的不要干活了，可以上食堂去帮着干点什么。组长立刻表示反对，说，我们就是要劳动锻炼才下来的。她戴手套，她也看不惯，说她不象干活的样子，说，你看老乡干活哪有戴手套的。第二天，组上其他人见她吃不下饭，手又打了泡，都说让她在家休息一天，说她以前没参加过劳动，得逐渐适应。组长也不同意，非要她下地不可。信里还对他讲了一次风暴。从她的叙述里他看出了这大自然的粗犷给她造成了强烈的印象，使她产生了一种沉重的压迫感。

他立刻回了信，信里说的还是以前说过的那些话。他 also 知道，这些话是没有什么用处的。他为她着急，也为她担心。他怕她身体垮了，怕她表现太差，更怕她坚持不下，中途退回来。

半个月后，又接到了她的一封信。信中还是诉苦的话，说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，下午天大黑了才收工，有时还要夜战。说三十几个社员，加上他们六个人，干了半个多月，还没有翻出一亩卫星田。说最近那里来了一场寒流，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度左右，地冻得更厚了，活也更难干了，镐头刨不动，只得用钢钎撬，以后又用炸药炸。说因为她的手打了血泡，不叫她刨，叫她抱土坷垃。这活比刨地轻快，可是成天抱土坷垃，手冻了，指头肿得象小萝卜一样。她向组长要求了几次，给她分配点别的活干，得

到的答复是：造卫星田是政治任务，所有下放劳动锻炼的人，都必须积极参加。信的最后谈了一些队长和他家里的情况。说队长有五十多岁，朴实，厚道。家里有个哮喘病很厉害的老伴，一个二十左右的姑娘，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。姑娘在家做饭，照顾她妈。小子给队上放羊。一家人都挺好。幸亏他们照顾，不然，她早就坚持不下去了。

下放劳动的领队办了个简报，每周一期。简报也送到学校来。他因为关心她，每期简报都要找来看。简报上很多都是表扬文章。也有批评。批评都是不指名的。但他从中却看出大多是指她。如说，有的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，不是自觉下来的，而是被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下来，所以下来后态度消极，喊苦叫累，干活拈轻怕重，等等。几乎每期都有一篇这样的批评文章。

春节前，学校里组织了慰问组，去慰问下放锻炼的干部。每系都出一个人。他争取去了。到了那里，他趁学校领导人同领队的在闲谈的时候，悄悄溜了出来，打听了一下她所在的那个小队的位置，便向那赶去。那时已是傍晚了，天空飘着清雪，刮着西北风。他走出二、三里，见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羊沿着灌渠放牧。那牧羊人身穿老羊皮袄，脚登毡靴，手上套着大皮手套，一顶大耳狐皮帽子把脸包得严严实实。周围有好几个小村子。他走过去，向牧羊人问道：

“同志，哪个村是二队？”

那牧羊人蓦地向他转回身来，直直地看着他，忽然从

堤上向他奔来，一面跑一面喊道：

“辛亮！”

“陈茹！”他也喊了起来。

她扯下手套。他们紧紧地握住了手。这是他们认识以来第一次握手。

他们站在堤旁谈起来。话是没有伦次的。她问他怎么来了，他问她身体怎么样，她又问他能在这住几天，他说她瘦了，不过看去精神还好。以后他问她怎么放起羊来，她说，这是队长安排的。说，这个队长真好，话不多，可是很有主意。他们刚下来，队长就说，她们几个女的不要下地了，到伙房去帮着干点活。组长不同意，领队的也不同意。以后组上其他人见她手冻的厉害，身体也吃不消，向队长提议，让队长分配点别的活给她干。队长说，你们的事我们说了不算，你们向你们的领队说吧。当时大家对他还有意见。过了几天，他的儿子忽然来跟大家一起来翻地了。他说，他姑娘这几年一直在家照顾他的老伴，现在队上劳力紧张，也得叫她出来干活，他叫他们姐弟俩换一下，姑娘去看羊，小子来翻地。又过了几天，他对组长说，他姑娘一个人看不过来那群羊，叫她抽个人去帮她。组里的同志都说叫她去，组长说要同领队的研究。研究了几几天，还是叫她来了。队长的姑娘对她说，这是她爹为了照顾她，有意安排的。那姑娘陪她放了一个多月羊，见她自己能看过来，就又回家照顾她妈去了。她妈离了人不行，再是家里也没人做饭。接着她又对他讲队长的一生的